

都市

浮躁
风情

王云灵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都市

浮躁
风情

王鼎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都市

王云灵 著

浮躁 风情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浮躁风情/王云灵著.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 7 - 80739 - 037 - 4

I. 都…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044 号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0371— 65751257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5

字数:113 千字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739 - 037 - 4 定价:21.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引子

男人要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厚厚泥土的滋补，而不是变化无常浮云的撩抚。

感情不怕有波折，就怕心灰意冷。不管多么炙热的、缠绵的或平淡的感情，只要心与心相容、相恋、相依，彼此尊重着、体贴着、理解着，这份感情就是真实的、美满的、和谐的。男人和女人维系的所谓的婚姻生生世世地延续着，离不开这种境界以及肌肤交融的润滑和蚀骨般的依赖。

许多错位的男欢女爱，不是选择的错误，也不是无奈的组合，更不是过于完美而走向了极端，其原因是复杂和多元的且在瞬间义无反顾完成的。或情窦初开不经意在某一个女人身上体验到了男女交合时那透入骨髓的快感，或感官的碰撞唤醒的野性，或煽情诱惑下的无法抹去的渴念。但，这些都是脆弱的，经不起时间的冲刷和微小变故。不经意的或刻意追求的或海枯石烂的，都避不开那无形无迹的、琢磨不出缘由的情感。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故事，不知演绎了多少年，一

代代的英豪在红裙的舞动中消泯着冷峻的血。但，男人注定是痴情世界里的匆匆过客。柔情万种，只是一个特定时间的瞬息表露；热泪横流，也是一个狂澜背后滑向冷冬的秋。这才是男人，这才是关山冷月、铁马西风的男人！然而，男人总在软弱的季节采购着艰难的取舍。也许是某一个激动的夏，男人迷失于长城终端皎洁的明月，一种情怀在坚毅而冷肃的表达后融化满山的红叶，一个故事便已开始，一个浪漫在无关风月的季节里划空而过，男人再次回归为男人。

如果男人是山，那么，受伤的男人则是一座冰山，千年不化，万古不开。在男人的心口，受过的伤，会在爱的荒原外迅速风化，枯裂成茧。受过伤的男人也有痛，痛在梦里；痛过的男人也有泪，泪在心里。但，男人无须修整，卸去风尘依然黑亮。躺下是块石，立起是杆旗，疼痛过后战姿依旧。只不过，男人的爱早已冷却，那如剑的双眸，只有寒光霍霍，呼出的气也成了凛冽寒流。于是，多数人不想做男人，他们只想在女人的呵护里重塑阳性的魅力，这就注定演绎着一场悲剧。女人的爱是火，冰山也能被融化。只是，山消失了，男人不见了。男人早已随女人的香风飘走。女人在胜利之后嫣然一笑：男人，不过如此。多少情场逐鹿，多少红颜烈火，多少霸王别姬，多少马嵬红绡，将男人之痛演绎得淋漓尽致。男人，不会回避；女人，也不宜回避。

时代在变，男人于是变得轻松起来。当阴盛阳衰成

为一种时尚,女人能否征服男人,则成为衡量一个家庭能否构建最佳组合的内在标准。只不过外在标准,男人仿佛仍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时代的男人最怕受伤。受伤,是男人消失的前奏。受伤的男人不好对付,他的爱,已成为一座冰冷的石碑。

过路的女人,别碰她,凉。

冷的是皮肉,寒的却是心。

1

城外踏青

“先生，您的咖啡。”服务小姐柔绵的轻叫声，把斜倚在沙发上呆呆望着大厅玻璃幕墙外来来往往的人流沉思着的林凌唤醒回来。

“谢谢！”林凌不失礼节地点了点头。回想起昨夜的无奈和狼狈，林凌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昨夜，宴请新认识的几个公司老总，双方加起来不过6个人，却喝了5瓶白酒，特别是绿茵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蒋耀中，一个喝死不要命的角色，非要一杯一杯地和林凌碰，一口气喝了8杯，弄得林凌回家和法律意义上的老婆晕吵了一架，迷迷糊糊地跑到月季庄园睡到上午10点，自己也记不清是怎么去的。

从部队退役的林凌，自选择自谋职业到地方操办了一家电信公司后，他还是第一次为了开展业务这样喝酒，到现在还昏沉沉的很难受。

林凌心不在焉地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刺激使

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他放下杯子，准备往里面加些糖。正在这个时候，挂在腰间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看号码，不知道是谁。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是月季庄园的总机。林凌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吐着一个连着一个的烟圈儿，然后做了个深呼吸的动作。手机又一次响起，他不慌不忙地听着那悦耳的铃声——“沧海一声笑……”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按下了接听键，手机听筒里透出一个带有磁性的女人的声音。

“你找哪位？”林凌漫不经心地问着。

“怎么，不记得老同学了？我是刘若萍呀，听不出来！”

听到这曾经是深印在心底的名字，林凌不由得一惊，残留在血液里的酒意一下子蒸发了，脑子一片空白，发呆了足足30秒，才反应过来。

“哦、哦，你在那？有事吗？”林凌感觉着自己血脉膨胀，说话也语无伦次。

“有事？我想约你见见面，有时间吗？”刘若萍的话语似乎很急切。

“有事吗？”林凌仍然语无伦次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真是死脑筋，没想到现在还是这样缩手缩脚的。”刘若萍显然有点不乐意，她还像原来那样娇柔和煽情。

“不是、不是的，你误会了，”林凌慌忙解释，其实他

也很想见到刘若萍，“我去哪里找你？”

“这样吧，上午 11:30，我在月季庄园大厅等你。”

上午 11 点，林凌走进月季庄园的大厅，刚要在茶座一个空位上坐下，“嗨！”一声招呼从茶座右边角落里传来，林凌放眼望去，看到刘若萍独自坐在那里，一只手高高举在空中摇摆。

刘若萍上穿一件十分得体的浅蓝色低领紧身时装，下穿一件黑色皮裙，极为合体地勾勒出腰臀部的曲线和胸部的坚挺。林凌笑着走上前去，接住了刘若萍递过来的小手。

“风采依旧啊，你怎么在这里？”

“先找地方坐下再说吧！”刘若萍大方地挽着林凌的胳膊向外走去。

他们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条条街道，路边的金丝垂柳刚刚吐出的嫩芽在脸上、脖子上轻轻滑过，凉凉的、痒痒的，撩得彼此心里也涌起一种异样的骚动。在老友饭店，他们相视一笑走了进去。

服务员在点过饭菜之后知趣地离开了。

“这些年还好吧？”刘若萍先开了口。

“还可以吧，撑不着也饿不死，你呢？”林凌很勉强地笑笑，以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

“马马虎虎吧！我辞职了，下一步可能来这里找饭吃了。”刘若萍瞟了林凌一眼，便慌忙低下头，似乎怕被人看出自己话里的谎言。

两人的心里一样的复杂,都在沉默中揣摩着对方的心思,场面有点沉闷。

菜一道道地上来了。

“吃菜。”林凌借机打破了沉静。

“等等!”刘若萍示意服务员,“来一瓶月季庄园。”

虽然是红酒,但酒精还是在体内起了作用,饮完最后一杯,两人的脸红润起来,刘若萍的脸上更加闪着几分滋润和十足的诱惑。接着又上了一瓶,两人都荡漾在融融的酒意里,他们在有意识地借酒达意,向对方流露内心的渴望。两人踉踉跄跄地走出酒店时,已是下午4点。两人糊糊涂涂地走回了月季庄园刘若萍的房间。这是一个豪华套房,在月季庄园除了总统套房,没有比这档次更高的了。林凌隐隐约约感到刘若萍向他隐瞒了什么,但又理不出什么头绪。

林凌两只眼睛看着刘若萍,就像一个画家面对一个模特,目光由她的脸往她的身上滑动着,想看到她的心里似的,他要细致地看看十余年没有见面的女人有什么奇特的变化。她的脸因为天生的缘故,皮肤还是那么细嫩白皙,眼角也没有皱纹。她的胸部确实丰满了,性感了,两个乳房颤颤的,仿佛要跳出来,叫人看了有一种冲动。比10年前的那个刘若萍更加有女人味,就像一个尤物,至少在林凌眼里她是这样。能配得上尤物这个词的女人,一定是一个被男人滋润过的女人,就像春雨中的蓓蕾,在无声的细雨中慢慢地绽放。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刘若萍把手从脸上拿开说。

“你说我为什么这么看着你，我想看看 10 年前的那个女人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你看出了什么？”

“还没看出来，只是觉得你更加的女人了，更加充满生命气息和散发着生活气味。”

“这么说，我还要感谢和我生活了 10 年的丈夫啦？”她哈哈地笑着，笑得声音很大。那笑声里没有矜持，没有遮掩。那是一个成熟女人的笑声。那笑声里已经没有了少女的妩媚，那笑声里有的是成熟女人的爽朗，有的是成熟女人的肆无忌惮。

“我感到我解放了，从一个男人的约束里解脱了，从婚姻的坟墓里踉跄地爬出来了，你难道不为我庆幸吗？我解脱了，我甚至有些庆幸。”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甚至有些喜形于色。

林凌不知道说什么。是应该安慰她，还是应该祝福她，林凌心里有些矛盾。这时，他觉得手里该有点什么，于是点燃了一根烟，仰脸靠在沙发上喘着粗气，刘若萍也斜歪在床上。在酒精的作用下，刘若萍面色红润，呼吸急促，胸脯一起一伏的，女性特有的曲线在毫无遮掩和修饰下显得更具有诱惑性。

林凌脸上带着灿烂的笑意，酒后充血的双眼漫不经心地看着刘若萍起伏的胸脯：“你真像一只叫春的猫儿。”

“哈哈……几年不见长色心了，”刘若萍在床上翻滚过身子，嬉戏道，“你简直就是一只活脱脱的饿狼，眼睛冒着阴森森的绿光，不知道有没有贼胆儿！”

“难得你这样认可我，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言谈之间，两人不知不觉中贴在了一起。林凌急切地摆动着脖子在和她对接。刘若萍很做作地躲让着，并不刻意抵抗，两人面对面拥着、相互缠绕着，不由自主地渐渐移向浴盆。水流宛如热带雨林的骤雨淋透了全身，沉浸在无法抑制的快感中，世界没了第三者的存在。

如同久旱、龟裂着无数沟壑的大地，弥漫着膨胀的燥热，熏蒸着渴望长空密集的云层恩赐无尽骤雨的禾苗。长久地缺乏雨水的滋润，枝干瘦弱，叶片软蔫儿，时时刻刻对着万里无云的晴空怅惘着、渴望着。不经意间，一朵云飘来了，又一朵云飘来了，渐渐地飘来朵朵云团，不断地汇集、翻转、膨胀，风也来了，阵阵凉爽试探着那久聚不散的燥热，夹带着粒粒可数的小水滴杂乱无章地落到地上，荡起缕缕尘烟。云与尘不紧不慢地磨蹭着，为龟裂的大地和干渴的禾苗营造着雷电和谐的氛围，诱惑那企盼已久狂风暴雨的降临。

终于积蓄到极限的云层，在雷电的引导下猛烈地发泄了，久旱的大地和将要干枯的禾苗承受能力不是可以想象的！它们贪婪地抖动着、吮吸着、摇曳着，任条条雨线在每一粒尘土、每一片叶面、每一支根须扩散和蹿游。灌足水的土壤咕咕地欢叫着、扩张着，陡然间抚平了那

纵横交错的龟背,植于其中的禾苗被牢固地簇拥在土壤的怀抱里,一旦云散雨去,阳光再现,展示在眼前的又是翠绿一片,充满生机的奇妙景色。

人与自然是在感悟中相通的,刘若萍就像枯竭的土壤在骤雨的浇灌中毫无顾忌地咕咕低吟。这是她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和男人做爱,也是第一次在没有愧疚和罪恶感的情况下和自己眷念着的男人做爱。那天下午到次日凌晨5点,从套房门前经过的人们,都听到了房内传出的一个女人发自肺腑的毫无造作的声声呻吟,极富感染和诱惑。

2

单凤眷龙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林凌礼节性地到月季庄园看望刘若萍。上次分手后，他一直没有勇气再见她，虽然刘若萍几次打电话有意无意告诉自己要在这一呆一段时间。现在，他感到再不来上帝也给他找不到回避的理由了。

楼道服务员看到他敲门，轻步走过来诙谐地对他说：“您找刘总吧！她在六楼6106等您呢。”

“你怎么知道她等的是我？”林凌疑惑地看着服务员，“我是找住在这里的一个客人。”

“没错，上去吧！”服务员一边回答一边偷笑着走开了。

总经理室装饰得很是豪华，进门是会客室，里边半掩着的是办公室，再往里是一个带洗浴房的大卧室。

进屋后，林凌看到刘若萍脸上飘起了淡淡的红晕儿，就一直环顾四周装着观赏房间里的摆设。

“那天忘告诉你了。”刘若萍若无其事地倒着水说，“我应聘担任这家庄园的总经理，当打工仔了。”

“这样的打工仔我白天做梦都在想，怎么就没遇上啊！”

刘若萍一脸认真地说：“怎么？想干呀，你来当这个总经理，我改做助理如何？”

“你不是董事长吧？”林凌抬起头看着刘若萍，“好像你这老总没有这么大的决策权。”林凌知道，这个庄园的董事长叫王卫东，和自己及刘若萍都是一个县的，虽然不大来往，但也算熟悉。特别是近期，林凌几乎天天都要接触与王卫东相关的东西，比如在哪里有居室了、到过哪些地方了、和哪些人接触密切了、社会背景如何等。王卫东的发迹始于10年前，当时，王卫东在市公安局工作，他的一个没出五服的同族哥哥王磊从台湾回来安置亡父落叶归根，给王卫东的老婆刘菁和孩子带了许多时尚的礼物。作为答谢，王卫东利用工作上的关系和职务上的便利，顺顺当当、风风光光地安葬了远房哥哥亡父的骨灰。最让王磊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是王卫东动用警车把千里之外的一个风水先生请来，在百里伏牛山里风餐露宿十余天，选到了一处号称能够出李嘉诚式亿万富翁的墓地。

王磊父子在台湾也没什么根底依靠，靠多年的辛苦积累了几千万元的资产，父亲死前曾告诫他及早返乡定居。多年的商海打拼把王磊也磨炼得游刃有余，憨厚而



不失商人的精明,圆滑而又不失做人的正派。看到王卫东的能量,就若即若离地和王卫东商议着要合资办个公司,王磊出资,占 70% 股份,王卫东运作,占 30% 股份。两人一拍即合,王卫东当时就辞去了工作。那时各地都在发疯似的搞招商引资,王磊也就带来两千万的资金,经王卫东的运作,地方政府堂而皇之地提供优惠条件,加上国有银行的扶持,两人就拥有了近亿元资产的月季庄园。经过几年红红火火的经营和近几年对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及房地产开发,总资产早已超过 10 亿元。单纯从经商伙伴的选择,王磊是精明而不失水准的,王卫东确实为他赚得了巨额利润。但王卫东的另一面也为王磊日后险遭致命灾难埋下了伏笔。

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基础环境,两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在这座城市也是排上号的商界人物,谓之“大款”。既是款级人物,各类应酬和业务就多得应接不暇,夜不归宿就成了家常便饭。刘菁心中虽有几番猜疑,但不能确定真假,偶尔找借口随行应酬,也没发现蛛丝马迹。本来刘菁对丈夫从根里就反感,当初和他结婚就抱着慷慨就义的态度,此时也落得个自在,索性不再理睬丈夫的动向。

“你也不要瞎猜疑了!”刘若萍戏弄地笑笑,“你不是在吃醋吧?”

林凌微微一笑没有解释,短暂的沉默后,刘若萍一本正经地对林凌说:“我没有谋过面的小姑姑是王磊的